



卖雪球的人

包鑫(山东)

直到天明,人们才发现碧瓦上撒了一层薄雪。曲阜的初雪是在夜晚悄悄下的。金黄的银杏叶犹如马耳,将雪抖得簌簌扑落,未及落地,就在风中化了。

雪客是老友,久别未相逢,这不免让人失望。在太阳尚未高挂之前,我走进明故城,见行人寂寂,游人稀稀,青石板上已无清脆的马蹄声。这期间,一些导游不时问我要不要参观,一些蹬三轮载客的司机问我要不要转转。

我走着走着,在这座老城里寻找雪客的辞别之迹,就有路旁红枫树上洒落的雪粒扑面而来。拐进阙里街,红墙内的翠柏顶上托着一捧雪,太阳照得耀眼,似乎就要消失。从牌坊上、墙檐上融化的雪水滴在石板路上,卖古玩的老人正躬身蘸着雪水写大字。我绕着字走过去,转到孔庙南面的“万仞宫墙”下,阳光正照着城门与古钟,照着旌旗与大鼓,也照着蹲靠在城墙根的一位老人。

我走过去时,他抬高帽檐,拉低口罩,热情洋溢地说:“小伙子,买雪球吗?一元钱一个,不论大小。”

我看到他的面前摆着一堆大小不一的雪球,五五二十五个,大的如梨、小的如杏。我说:“你是艺术家啊,大爷。”

“什么艺术家,这是正经营生。”他说,“不叫卖的那才是艺术家。”

从他的衣装来看,的确和所谓的艺术家无关。他也许是在夏天卖冰棍的吧。

“要买得趁早,雪球能等人吗?”他袖着手说。

我挑了一个最大的,扫码付款。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,在耳边晃晃,在鼻前闻闻,又对着太阳瞧了瞧。

“真结实啊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。”他说,“这是昨晚下的雪,虽下得薄小,但是纷纷扬扬,一片是一片。像孔子说的,‘君子无所争’,不

争不抢,不紧不慢,不急不怠,不追不赶,该什么时候下就什么时候下,该落到哪儿就是哪儿。天还没亮我就起来,净了手,从磨台、案板和树枝上揩下来,一点儿一点儿地团成球、按结实,这样就不容易化。”

这时围上来几个人,有的对着他拍照,有的像买瓜一般,挑挑拣拣,挨个掂量。那两个女学生买了一个大的,托在手里拍,又拉远了将雪球和万仞宫墙框在一起拍,之后便相挽着胳膊走了。

一对情侣凑了过来。女孩说:“大爷,你应该把这些雪球捏出花样来,那样卖得更多,卖得更贵。”说着把手中的雪球捏碎,想重新打造,可是太结实了。她突发奇想,拿了一个稍小的雪球放在大的上面,找了一根草棒插上去,塑成了一个雪人。之后她把雪人交给男友,拿了两个大的,跑出去没多远,就回过身朝着男友扔了过来,雪球“啪”的一声碎在了蓝色冲锋衣上。男友不敢扔掉手中的雪人,还需要一边护着雪人一边躲避着雪球,躲闪不及,不料被第二个雪球正中额头,“哎哟”了一声。

“亲爱的,真狠啊你。”他看着雪球掉在地上打转,“硬得都能当球踢了。”

我笑了笑,托着我的雪球走到了西边的半壁街上。街两旁的银杏树的叶子大都掉光了。我想起曲阜人常打趣,说曲阜没有春秋,只有冬夏,因为《春秋》被孔夫子写掉了。但如果要说曲阜真有秋天,那可能也只有这一条街了吧。我从南走到北,又原路走回,两手不断地倒替着雪球。等转回到万仞宫墙下的时候,那个卖雪球的老人已经走了,地面留下一圈圈融化的雪迹,这正是久违的雪客最后的辞别吧。

我手中的雪球也慢慢融掉,两只手在寒冬中已被“暖”得红彤彤的了。



孔夫子文学奖

The First Confucius Literature Award

主办单位: 济宁市文联 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作家协会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《鲁艺》杂志社
承办单位: “孔夫子文学奖”评选委员会
协办单位: 山东祥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

湖影

王金(山东)

一只鸬鹚叼来半天水墨

鱼游进画里

只剩几个气泡

当一张渔网撒开

苍穹仿佛倒立的

巨型时间沙漏

飞流倾泻

无际的阳光颗粒

这就是第一步踏开眼界

第二步压住惊叹

第三步止不住心动的大美湿地

微山湖

绿的影子压低了风的诉说

敞开天地心胸

来一个富氧拥抱

深深深呼吸

萤火虫

陈果洋(湖南)

昨天晚上,看见窗外有个发着点点荧光的東西。可能是某个物体的反光吧,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情。

那应该是六年前,我九岁左右。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,虽然躺着的是硬硬的凉席,但还是很舒服。也许那时让我感到幸福的,是童年那和谐的生活环境,在无忧的儿童眼中,人们都是相亲相爱的,这样的生活确实美好啊!

当时我舒舒服服地躺着,突然发现漆黑的窗外有一点点绿绿的、像星星一般的小小光点。那是什么呢?小小的我这样想着,不应该是星光,因为今天没有星星和月亮。也不应该是灯光,因为那时是住在镇上,大晚上的大家都已经睡了。况且窗户外对着的,只有远远的几座可爱的、没有人烟的大山。

到底是什么呢?我还是忍不住起床去看了看。

啊,原来只是一只停留在窗户上的小萤火虫。当时我看到萤火虫后,它马上就飞走了。在这黑乎乎的夜晚,它是多么耀眼的存在啊。它向空中飞去,好像化作了天上唯一的星星。

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冷知识,说是盐水可以把蜗牛化成水。我总想着试一试这个方法,但是到现在也还没能尝试过。因为以前很容易在草丛里扒出来的蜗牛,现在竟然找不到几只了,我有些遗憾不能做一做这样的实验。不过后来也不去想了,毕竟这对于蜗牛来说也是挺恐怖的。过了一两年,我有天在看《昆虫记》,突然在书上看到一段关于萤火虫的描述。萤火虫是吃蜗牛的,它们会把自己的喙插入蜗牛的身体里,注射一种特别的液体,蜗牛就会化成水,这样萤火虫就可以吸食了。看到这里感觉有些可怕,不过想起了之前自己也想着用盐水化去蜗牛的事情,于是又去思考盐水和特别的液体之间的区别了……

后来到了省城去住。上六年级的时候,老师上课时说:“最近有个公园开放了,是专门让人看萤火虫的,你们也可以去看看。”听到这话后,我在下面想着:这有什么稀奇的,萤火虫不是到处都有吗?这时我愣住了,发觉其实我自己也很久没见到过萤火虫了。这些想法让我发现,这种美丽的生物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淡去了。

再向窗外看时,那小亮光还在那里。那个小小的荧光貌似飞起来了,我赶忙爬起来凑过去看,它已经消失不见了。